



民國三年仲夏

校正  
醫宗必讀

錦章圖書局印行

文人之舌思若泉湧詞若藻茂所以鞭雷逐電繡虎雕  
龍繼其才之所出而無所不極若夫晉宗則不然呼吸存亡  
之憂將於行師轉盼補揀之功同於澍雨隆有豈沙之口駕  
筵之自固示如車性情攷墳索奪典籍以揆方叶神化以通  
微之為得也且書以詔來示言之希則濟世之航不當則殃  
民之刃自非研幾循理宏探約收何能扶神化之元用斯  
人之賸乎惜上卷之書久湮睢水之法偏吸余乃精心三十餘  
年始知合愛而及門者回憶曩時所著微論諸書未盡  
元旨豈不揣陋陋纂述生編顏曰必讀焉二三子之指南其  
衷益已中化裁盡度明通其讀之而無遺珠之憾而學其讀  
之而無涉洋之嘆若進而增乎上理在高明者默而識之

崇禎丁丑春仲李中梓誌

第一卷

讀內經論

讀四大家論

古今元氣不同論

富貴貧賤治病不同論

腎為先天本脾為後天本論

水火陰陽論

不失人情論

疑似之證須辨論

用藥須知內經之法論

藥性合四時論

辨治大法論

苦欲補瀉論

行方智圓心小膽大論

伏人圖

伏人圖

改正內景臟腑圖說

第二卷

四言脈訣

脈法心泰

色診

第三卷

本草上

草部一百八十七種

人參

地黃<sup>生熟</sup>

天門冬

麥門冬

白朮

蒼朮

甘草

黃耆

遠志

菖蒲

姜薤

薯蕷

黃芝仁<sup>木香</sup>

石斛

牛膝

芎藭<sup>附片</sup>

當歸

芍藥<sup>赤白</sup>

五味子

丹參

沙參

玄參

苦參

知母

貝母

紫苑

百合

天花粉<sup>枯槎及</sup>

續斷

秦朮

木通<sup>通草</sup>

澤瀉

車前子<sup>根葉</sup>

扁蓄

燈心

草薢<sup>梁土</sup>

白鮮皮

金銀花

甘菊花

升麻

紫胡<sup>胡</sup>

獨活<sup>羌活</sup>

細辛

羌活<sup>子</sup>

防風

荊芥

紫蘇<sup>子</sup>

薄荷

乾葛

麻黃

白芷

藁本

天麻

香薷

黃蓮

胡黃連

黃芩

龍膽草

何首烏

桔梗

藿香

香附

白豆蔻

草豆蔻

草果

肉豆蔻

縮砂仁

玄胡索

姜黃<sup>片</sup>

薑黃<sup>片</sup>

蔓荊

半夏

京三稜

欵冬花

茅根<sup>花</sup>

白前

淡竹葉

冬葵子

種萱花

地榆

葶藶

蓮莖

南星

附子

天雄

白附子

蚤休

大黃

商陸

芫花

大戟

甘遂

續隨子

芫麻子

射干

常山

馬兜鈴<sup>青木</sup>

巴戟天

百部

旋覆花

紅花

大薊

夏枯草

葫蘆巴

牛蒡子

肉蓯蓉

鎖陽

淫羊藿

仙茅

補骨脂

菟絲子

覆盆子

骨碎補

鉤藤

蒲黃

海藻

澤蘭

艾葉

昆布

防己<sup>種</sup>

威靈仙

水萍

牽牛子

紫葳花

使君子

木賊草 稀簽 青蒿 茵陳 益智仁 華撥 高良姜 海金沙 穀精草性月附 青黛

連翹 馬鞭草 葶藶子 王不留 瞿麥 地膚子 決明子草決明附 紫草 山慈姑 貫眾

狗脊 天名精附 山豆根 白芨 藜蘆 營寔 蛇床子 景天 蘭葉 懷香附

黃精 蘆薈 阿魏 蘆根附

第四卷 本草下木部 果部 穀部 菜部 虫部 金石部

木部

桂樹性心 松脂松子附 茯苓附 琥珀 柏子仁 側柏葉 枸杞子 地骨皮 槐花槐子附

酸棗仁 黃蘗 楮寔 乾漆 五加皮 蔓荊子 辛夷 桑根白皮桑葉桑子桑枝桑耳桑寄生附

杜仲 女貞寔 槲仁 丁香 沉香 檀香 降真香 蘇合香 乳香 沒藥 安息香

麒麟竭 龍腦香 金櫻子 竹葉附 烏藥 海桐皮 大腹皮 合歡 五倍子 梔子 蕪荑 枳殼附

厚朴 茶葉 猪苓 烏藥 海桐皮 大腹皮 合歡 五倍子 天竹黃 密蒙花 巴豆

蜀椒 胡椒 橡斗子 木鱉子 水楊葉 柞木皮 欖櫚皮 川槿皮 皂莢附 訶黎勒 棟寔

檉白皮 郁李仁 雷丸 蘇木 沒石子 木瓜 蓮子蓮房附 甘蕉 白沙糖 橘皮附 青皮 香櫟

大棗附 桑寔 烏梅附 柿附 霜乾 勃薺 枇杷葉 甘蔗 石榴皮 紅沙糖 桃仁附 杏仁 饴糖

梨 橄欖附 胡桃 龍眼 山查 榧子 石榴皮 胡麻 麻仁 麻油 飴糖

黑豆 赤小豆 萊菔子 乾姜附 生薑附 蔥白 大蒜 韭 穀芽 酒附 醋 罌粟殼

金石部

金箔附 自然銅 銅青 黃丹 密陀僧 紫石英 硃砂附 雄黃 石膏 滑石

赤石脂 爐甘石 鍾乳石 海石 陽起石 磁石 青礞石 花蕊石 食鹽附 朴硝附 蓬砂

硫黃 白礬

土部

伏龍肝 百草霜 墨

人部

髮 牙齒 乳 津唾 紅鉛 人溺附秋石 金汁 人胞 天靈蓋

獸部

龍骨 麝香 黃牛肉 牛黃 阿膠 熊胆 象皮 鹿茸附骨肉 羊肉附角肝腎 狗肉附狗寶

虎骨附爪 犀角 羚羊角 獺肝 腥膈臍 猪脊髓附胆頭肝腎

禽部

鴨 烏骨雞附冠血雞屎白雞子卵 淘鷄油 雀卵 五靈脂

蟲魚部

蜂蜜 露蜂房 牡蠣 龜甲 鼈甲 真珠 桑螵蛸 海螵蛸 瓦楞子 石決明 蟹

蜥州白花蛇 穿山甲 白殭蠶 雄蠶蛾 斑猫 蟾酥 蝦蟇 水蛭 蝨虫 麝虫

蜈蚣 蟬殼 蟹

第五卷

傷寒

第六卷

真中風 類中風 傷風 虛癆

第七卷

水腫脹滿 積聚 反胃噎塞 瘧疾 痢疾 泄瀉

第八卷

頭痛 心腹諸痛 腰痛 疝氣 淋症 小便閉癰

目錄 凡例

第九卷

大便不通 小便不禁 遺精 赤白濁 痰飲 欬嗽 喘

第十卷

痺 痿癰 恐 健忘 不得卧 不能食 汗 黃疸 霍亂 嘔吐噦

凡例

一是刻悉本內經。凡先賢名論與經旨異贅者。收採無遺。間有十慮一失。匪敢臆說妄評。咸以經文正其偶誤。具服者必能鑒也。

一方書充棟。非繁而快。即簡而多漏者也。是刻洗盡浮辭。獨存精要。約而實該。使學者一覽無餘。更不必他求矣。一脉訣。即舊刻四言賦。今改而刪補者。居十之七。俾初機便於誦習。然限於字句。有未盡之意。則以註釋詳之。零補心忒一快。或予獨得。或摘名言。皆診家當亟聞者也。

一藥性賦。舊刻每味止有一句。豈能盡其用乎。茲者仍用賦體。有用必詳。少則三四句。多至十餘言。復加註釋。期於詳盡。并按禁忌。以戒妄投。

一傷寒邪氣慘毒。頭緒繁多。小有不當。同於操刃。茲者簡要詳明。方法大備。闢千年之秦蕪。張暗室之明燈。

一病機。先祖述內經。為之註釋。次採集名論。參以管窺。更加圈點。條證名用。口辨證用。△緊關用。○獨得用。◎說解用。使讀者醒心快目。了了分明。

一醫案。二十年來。案帙頗多。茲摘其稍異者。附於病機之內。僅百一耳。

一古方最多有相類者。有險僻者。有漫布者。概為刪去。但以切要者。載在各證條下。蓋已十有餘方。若夫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古吳童氏重修醫宗必讀卷之一

雲間李中梓士材父著

新安吳肇廣約生父叅

姪孫李廷芳衡伯父訂

讀內經論

古者庖犧知天而八卦列炎帝知地而百草辨軒轅知人而臟腑別經絡彰命曰三墳而內經其一也班固藝文志曰內經十八卷素問九卷靈樞九卷乃其數焉黃帝臨觀八極考建五常以人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寒暑相湯喜怒交侵乃與岐伯鬼臾區等上窮天紀下極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更相問難闡發玄微垂不朽之宏慈開生民之壽域第其理道淵深文辭古雅非諸熟精思鮮有得其解者粵攷嗣系如唐之巫咸周之長桑秦之和緩宋之文華鄭之扁鵲漢之陽慶倉公俱從內經分其餘緒至於仲景遺論之撰玄晏甲乙之次楊上善纂為大素全元起列為訓解唐寶應中大僕王冰詳為次註元之滑伯仁摘而為鈔近世馬時有發微鶴皋有吳註張介賓有類經非不各有發明但隨文訓釋而闕疑者十之五清詵者復不少選其融洽淹通如印印泥者卒未之見也黃帝謂雷公曰覽雜學別異比類通合道理其務明之可以十全若不能知為世所怨又曰誦而頗能解解而未能別別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足以治羣僚不足以治侯王張長沙曰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術上療君親下救貧賤中以保身但逐榮利企踵權豪卒遇非常身居死地百年壽命委付凡流豈不危哉玄晏云人受先人之體有八尺之軀而不知醫事此所謂游魂耳雖有忠孝之心慈惠之性君父危困赤子塗地無以濟之此聖賢所以精思極論盡其理也由經言及二氏之訓思之有不通身汗下非夫也志為司命者精深儒典洞徹玄宗通於性命之故達於文章之微廣徵醫籍博訪先知思維與問學交系精氣與靈素相運將默通有熊氏於靈閣之室伯高少俞對揚問難究極義理以為開導隔垣之視不足云也若粗獵其藩輒以自多便爾災不至道未明而冀通神運微印神聖於千古之邈斷不能矣將盛感虛虛而遺人殃致邪失正而絕人長命長沙玄晏且絕為罪人尚欲為鼎湖之勲臣多見其不知量也

四大家論

古之名流非各有見地而同根理要者則其著述不傳即有傳者未必日星揭之如仲景張機守真劉元素東垣李杲

丹溪朱震言其所立言醫林最重名曰四大家以其各自成一家言總之闡內經之要旨發前人之未備不相撓拾適相發明也仲景著傷寒方論蓋以風寒暑濕燥火六氣皆能傷人惟寒邪為殺厲之氣其傷人更甚耳且六經傳變之難明陰陽疑似之易惑用劑少有乖違殺人速於用刃故立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所以補內經之未備而成一家言者也然所論瘧皆冬月之正傷寒若夫至春變為溫病至夏變為熱病俱未之及也後人不解其意乃以冬月傷寒之方通治春夏溫熱之症不天枉者幾希矣故守真氏出始窮春溫夏熱之變而謂六經傳變自淺及深皆氣證非有陰寒蓋就溫熱立言即內經所謂必先歲氣毋伐天和五運六氣之旨補仲景之未備而成一家言者也傷寒雖繁劇之症仲景倡論於前守真補遺於後無漏義矣獨內傷與外感相類而治法懸殊東垣起而詳為之辨如外感則人迎脈大內傷則氣口脈大外感惡寒雖近烈火不除內傷惡寒得就溫暖即解外感鼻氣不利內傷口不知味外感邪氣有餘故發言壯厲內傷元氣不足故出言懶怯外感頭痛常痛不休內傷頭痛時作時止外感手背熱內傷手心熱於傷內之中又分飲食傷為有餘治之以枳朮丸勞倦傷為不足治之以補中益氣湯此即內經飲食勞倦之義又補張劉之未備而成一家言者也及丹溪出發明陰虛發熱亦名內傷而治法又別陽常有餘陰常不足真水少氣壯火上亢以黃柏知母偕四物而理之此亦闡內經之要旨補東垣之未備而成一家言者也內傷雖深危之症東垣倡論於前丹溪補遺於後無餘蘊矣嗟乎四先生在當時於諸病苦莫不應手取效捷如桴鼓讀其遺言攷其方法若有一不者所謂但補前人之未備以成一家言不相撓拾却相發明豈有偏見之弊哉不意學者師仲景而過則偏於峻重師守真而過則偏於苦寒師東垣而過則偏於升補師丹溪而過則偏於清補譬之侏儒觀場為識者笑至有謂丹溪殿四家之末集諸氏之大成獨師其說以為極至不復考張劉李氏之法不知丹溪但補東垣之未備非全書也此非丹溪之過不善學者謬丹溪也蓋當統而論之仲景治冬令之嚴寒故用藥多辛溫守真治春夏之溫熱故用藥多苦寒東垣以扶脾補氣為主氣為陽主上升虛者多下陷故補氣約中加黃柏知母歛而降之以象秋久之降使仲景而當春夏以補腎養血為急血為陰主下降虛者多上逆故補血約中加黃柏知母歛而降之以象秋久之降使仲景而當春夏諒不膠於辛熱守真而值隆冬決不滯於苦寒東垣而療火逆斷不執於升提丹溪而治脾虛當不泥於涼潤故知天時者許造張劉之室達病本者可登朱李之堂庶幾不以辭害志而免盡信書之失乎

善夫。古人有言曰。用古方療今病。譬之折舊料。改新房。不再經匠氏之手。其可用乎。是有察於古今元氣之不同也。嘗考五帝之壽。咸踰百歲。三王之後。及百者鮮矣。夫人在氣交之中。宛爾一小天地。當天地初開。氣化濃密。則受氣常強。及其久也。氣化漸薄。則受氣常弱。故東漢之世。仲景處方。輒以兩計。宋元而後。東垣丹溪。不過錢計而已。豈非深明造化。與時偕行者乎。今去朱李之世。又五百年。元氣轉薄。乃必然之理。所以抵當承氣。日就減劑。補中歸脾。日就增多。臨症施治。多事調養。專防剋伐。多事溫補。痛戒寒涼。此今時治法之變通也。假令病宜用熱。亦當先之以溫病。宜用寒。亦當先之以清。縱有積宜消。必須先養胃氣。縱有邪宜祛。必須隨時逐散。不得過劑。以傷氣血。氣者人之所賴以生者也。氣血充盈。則百邪外禦。病安從來。血氣虛損。則諸邪輻輳。百病叢集。嗟乎。世人之病。十有九虛。醫師之藥。百無一補。孟知投藥。少差。定者即虛。虛者即死。是死於醫藥。非死於疾病也。古語為之戒曰。病傷猶可療。藥傷最難醫。故夫其難其慎。屬諸司命。臨症之頃。宜加戰兢。若執成方。或於家秘。惟知盡劑。不顧本元。惟知古法。不審時宜。宜讀書而過。求窺元會運世之微者也。

富貴貧賤治病有別論

嘗讀張子和儒門事親。其所用藥。惟大攻大伐。其於病也。所在神奇。又讀薛立齋十六種。其所用藥。惟大溫大補。其於病也。亦所在神奇。何兩公之用藥相反。而收效若一耶。此其說在內經微四失論曰。不適富貴貧賤之居。坐薄厚形之寒溫。不適飲食之宜。不別人之勇怯。不知比類。足以自亂。不足以自明。大抵富貴之人。多勞心。貧賤之人。多勞力。富貴者膏粱自奉。貧賤者藜藿自充。富貴者曲房廣廈。貧賤者陋巷茅茨。勞心則中虛。而筋柔骨脆。勞力則中實。而骨勁筋強。膏粱自奉者。藏府恒嬌。藜藿自充者。藏府恒固。曲房廣廈者。玄府疎而六淫易客。茅茨陋巷者。腠理密而外邪難干。故富貴之疾。宜於補正。貧賤之疾。利於攻邪。易而為治。比之操刃。子和所療多貧賤。故任受攻。立齋所療多富貴。故任受補。子和一生。豈無補劑成功。立齋一生。豈無攻劑獲效。但著書立言。則不之及耳。有謂子和北方宜然。立齋南方宜爾。尚屬邊見。雖然。貧賤之家。亦有宜補。但攻多而補少。富貴之家。亦有宜攻。但攻少而補多。是又當以方宜為辨。果受為別。老壯為衡。虛實為度。不得膠於居養一途。而概為施治也。

經曰治病必求於本。本之為言根也。源也。世未有無源之流。無根之本。澄其源而流自清。灌其根而枝乃茂。自然之經也。故善為醫者必責根本。而本有先天後天之辨。先天之本在腎。腎應北方之水。水為天一之源。後天之本在脾。脾為中宮之土。土為萬物之母。腎何以為先天之本。蓋嬰兒未成。先結胞胎。其象中空。莖莖起。形如蓮蕊。一莖即膀胱連臍。即兩腎也。而命寓焉。水成木而後肝成。木生火而後心成。火生土而後脾成。土生金而後肺成。五臟既成。六腑隨之。四肢乃具。百骸乃全。仙經曰。借問如何是玄牝。嬰兒初生。先兩腎。未有此身。先有兩乳。故腎為藏府之本。十二脈之根。呼吸之本。三焦之源。而人資之以為始者也。故曰先天之本在腎。脾何以為後天之本。蓋嬰兒既生。一日不再食。則飢七日不食。則腸胃涸絕而死。經云。安穀則昌。絕穀則亡。猶兵家之餉道也。餉道一絕。萬眾立散。胃氣一敗。百病難施。一有此身。必資穀氣。穀入於胃。灑陳於六府。而氣至和。調於五藏。而血生。而人資之以為生者也。故曰後天之本在脾。上古聖人見腎為先天之本。故著之脉曰。人之有尺。猶樹之有根。枝葉雖枯槁。根本將自生。見脾胃為後天之本。故著之脉曰。有胃氣則生。無胃氣則死。所以傷寒必診太谿。以察腎氣之盛衰。必診衝陽。以察胃氣之有無。兩脉既在他脉可弗問也。治先天根本。則有水火之分。水不足者。用六味丸。壯水之源。以制陽光。火不足者。用八味丸。益火之主。以消陰翳。治後天根本。則有飲食勞倦之分。飲食傷者。枳朮丸主之。勞倦傷者。補中益氣主之。每見立齋治症。多用前方。不知者妄議其偏。惟明於求本之說。而後可以窺立齋之微耳。王應震曰。見痰休治痰。見血休治血。無汗不發汗。有熱莫攻熱。生喘母耗氣。遺精勿瀉泄。明得个中趣。方是醫中傑。此真知本之言矣。

水火陰陽論

天地造化之機。水火而已矣。宜平不宜偏。宜交不宜分。火性炎上。故宜使之下。水性就下。故宜使之上。火下水上。名之曰交。交則為既濟。不交則為未濟。交者生之象。不交者死之象也。故太旱物不生。火偏盛也。太澇物亦不生。水偏盛也。煦之以陽光。濡之以雨露。水火和平。物將蕃滋。自然之理也。人身之水火。即陰陽也。即氣血也。無陽則陰無以生。無陰則陽無以化。然物不生於陰。而生於陽。譬如春夏生。而秋冬殺也。又如向日之草木易榮。潛陰之花卉善萎也。故氣血俱要。而補氣在補血之先。陰陽並需。而養陽在滋陰之上。是非昂火而抑水。不如是不得其平也。此其義。即天尊地卑。

夫倡婦隨之旨也。若同天於地，夷夫於婦，反不得其平矣。又如雨暘均以生物，晴陽之日常多，陰晦之時常少也。俗醫未克見此，而汲汲於滋陰，戰戰於溫補，亦知秋冬之氣，非所以生萬物者乎？何不以天地之陰陽通之？

### 不失人情論

嘗讀內經至方盛衰論，而殷之曰：不失人情，未嘗不躍然起，喟然嘆。軒岐之入人深也，不失人情。醫家所甚，然憂憂乎難之矣。大約人情之類有三：一曰病人之情，二曰傍人之情，三曰醫人之情。所謂病人之情者，五藏各有所偏，七情各有所勝。陽藏者宜涼，陰藏者宜熱，耐毒者緩劑無功，不耐毒者峻劑有害。此藏氣之不同也。動靜各有欣厭，飲食各有愛憎，性好吉者，危言見非，意多憂者，慰安云偽。不信者忠告難行，善疑者深言則忌。此好惡之不同也。富者多任性，而禁戒勿遵，貴者多自尊，而驕恣悖理。此交際之不同也。貧者衣食不同，況乎藥餌？賤者隸勞不適，懷抱可知。此調治之不同也。有良言甫信，謬說更新，多岐亡羊，終成畫餅。此無主之為害也。有最畏出奇，惟求穩當，車新杯水，難免敗亡。此過慎之為害也。有境緣不偶，營求未遂，深情牽掛，良約難醫。此得失之為害也。有急性者，遭遇病，更醫而致難投，有性緩者，遭急病，濡滯而成難挽。此緩急之為害也。有參朮沾唇，惟補心先痞塞，硝黃入口，畏攻神即飄揚。此成心之為害也。有諱疾不言，隱情難告，甚而故隱病狀，試醫以脉，不知自古神聖，未有含望，聞問而獨憑一脉者。且如氣口脉盛，則知傷食，至於何日受傷，所傷何物，豈能以脉知哉？此皆病人之情，不可不察者也。所謂傍人之情者，或執有據之論，而病情未必相符，或興無本之言，而醫理何曾夢見？或操是非之柄，同我者是之，異己者非之，而真是真非，或執膚淺之見，頭痛者救頭，脚痛者救脚，而孰標孰本，誰知？或尊貴執言難挽，或密戚偏見難回。又若薦醫動關生死，有意氣之私厚，而薦者有庸淺之偶效，而薦者有信其利口而薦者，有貪其酬報而薦者，甚至童猶不辨，安肆品評，舉足則跣可為毀，毀之則鳳可作鴉，致懷奇之士拂衣而去，使深危之病，坐而待亡。此皆傍人之情，不可不察者也。所謂醫人之情者，或巧語誑人，或甘言悅聽，或強辨相欺，或危言相恐。此便佞之流也。或結納親知，或修好童僕，或營求上薦，或不邀自赴。此阿諛之流也。有腹無藏墨，詭言神授，目不識丁，假托秘傳。此欺詐之流也。有望聞問，漫不關心，枳朴歸苓，到手便攝。妄謂人愚，我明。人生我熟，此孟浪之流也。有嫉妬性成，排擠為事，陽若同心，陰為浸潤。是非顛倒，朱紫混淆。此護妬之流也。有貪得無知，輕忽人命，如病在危疑，良醫難必，極其詳慎，猶冀回春。若輩貪功，妄輕投劑，至於敗壞。

嫁誘自文此貪倖之流也有意見各持異同不決曲高者寡和道高者誘多一齊之傳幾何衆楚之咻易亂此庸淺之流也有素所相知苟且圖攻有素不相識遇延辨症病家既不識醫則倭趙修錢醫家莫肯任怨則惟岑惟梗或延醫衆多互為觀望或利害攸係彼此避嫌惟求免怨誠然得矣坐失機宜誰之咎乎此由知醫不真而任醫不專也凡若此者孰非人情而人情之詳尚多難盡聖人以不失人情為戒欲令學者思之慎之勿為陋習所中耳雖然必期不失未免遷就但遷就既礙於病情不遷就又礙於人情有必不可遷就之病情而復有不得不遷就之人情且奈之何哉故曰憂憂乎難之矣

### 疑似之症須辨論

天下皆輕談醫醫者輒以長自許一旦臨疑似之症若處雲霧不辨東西幾微之間瞬眼生殺矣夫虛者補之是者瀉之寒者溫之熱者清之雖在庸淺當不大謬至如至寔有羸狀誤補益疾至虛有盛候反瀉含冤陰症似乎陽清之必斃陽症似乎陰溫之轉傷當斯時也非察於天地陰陽之故運氣經脈之微鮮不誤者蓋積聚在中寔也甚則噤嚙不欲語肢體不欲動或眩暈昏花或泄瀉不食皆大寔有羸狀也正如食而過飽反倦怠嗜卧也脾胃損傷虛也甚則漲滿而不得入食氣不得舒便不得利皆至虛者有盛候也正如飢而過時反不思食也脾胃虛寒真陰症也陰盛之極往往格陽面目紅赤口舌裂破手揚足擲語言錯妄有似乎陽也正如嚴冬慘肅而水澤腹堅堅為陽剛之象也邪熱未解真陽症也陽盛之極往往發厥厥則鼻口無氣手足逆冷有似乎陰也正如盛夏炎灼而林木流津津為陰柔之象也諸凡疑似之症不可更僕數一隅三反是有望乎智者大抵症既不足憑當察之脉理脉又不足憑當取之沉候彼假症之發見皆在表也故浮取脈而脈亦假焉真症之隱伏皆在裡也故沉候脈而脈可辨耳脉辨已真猶未敢恃更察重之厚薄症之久新醫之誤否夫然後濟以湯丸可以十全使諸疑似之症瀕於死而復生之何莫非仁人君子之遺澤耶

### 用藥須知內經之法論

用藥之難非順用之難逆用之難也非逆用之難逆用而與病情恰當之難也今之醫師知以寒治熱以熱治寒以通治塞以塞治通孰者孰之無遺寒者寒之無遺而已矣獨不聞諸經曰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寒因熱用熱因寒用用熱

達熱用寒達寒則又何以說也蓋塞因塞用者若脾虛作脹治以參朮脾得補而脹自消也通因通用者若傷寒挾熱下利或中有燥屎用調胃承氣湯下之乃安滯下不休用芍藥湯通之而愈也寒因熱用者約本寒也而反佐之以熱熱因寒用者約本熱也而反佐之以寒俾無拒格之患所謂必先其所主而伏其所因也用熱達熱用寒達寒者如寒病宜投熱藥熱病宜投寒藥僅使中病而已勿過用焉過用則反為藥傷矣如前諸法非通達者不足以語此故曰病無常形醫無常方約無常品順逆進退存乎其時神聖工巧存乎其人君臣佐使存乎其用此長桑盧扁斡旋造化之偏而噓其枯姜仲景東垣諸君子之方所向神奇為世司命豈偶然也哉彼庸夫俗子心不存救濟之思目不閱軒岐之典規尺寸之利以自肥因而傷殘於世比比也嗟乎安得讀萬卷挾靈奇者與商醫事哉

### 藥性合四時論

嘗論學者不極天人之奧不窺性命之元輒開口言醫何怪乎其以人為試乎寒熱溫涼一匕之謬覆水難收始猶療病繼則療藥療之不能而病尚可問哉請以四時之氣為喻四時者春溫夏熱秋涼及寒而已故藥性之溫者於時為春所以生萬物者也藥性之熱者於時為夏所以長萬物者也藥性之涼者於時為秋所以肅萬物者也藥性之寒者於時為冬所以殺萬物者也夫元氣不足者須以甘溫之劑補之如陽春一至生機勃勃也元氣不足而至於過極者所謂大虛必挾寒須以辛熱之劑補之如時際炎蒸生氣暢達也熱氣有餘者須以甘涼之劑清之如涼秋一至溽燠如失也邪氣盛滿而至於過極者所謂高者抑之須以苦寒之劑瀉之如時值隆冬陽氣潛藏也故凡溫熱之劑均為補虛涼寒之劑均為瀉實大抵元氣既虛但有秋冬肅殺之氣獨少春夏生長之機然虛則不免於熱醫者但見有熱便以寒涼之劑投之是病方肅殺而醫復肅殺之矣其能久乎此無他未察於虛實之故耳獨不聞丹溪有言是火可瀉是虛之屬虛火可補參芪之屬但知有火而不分虛實投治一差何異於入井之人而又下之石乎丹溪主於補陰者也而猶以參芪補虛人之火人亦可以斷然無疑矣今天下喜用寒涼屢投溫熱其故有二一者守丹溪陽常有余之說河間有熱無寒之論耳致求正錄云劉朱之言不息則軒岐之澤不彰誠斯道之大魔亦生民之厄運也其言未免過激然補偏救弊為後學頂門下針良有深心也一者以寒涼之劑即有差悞人多未覺如陰柔小人在朝廷之上國祚已移猶善彌縫溫熱之劑稍有不當其非易見如陽明君子苟有過則人皆見之致近代有激之言曰吾為俗醫

計與其用寒涼而誤彼此不知殺人必多不如用溫熱而誤彼此具見尚可改圖斯言雖近於慢罵實則無妖之明鑑也余考之內經曰陰陽之要陽密乃固此言陽密則陰亦固而所重在陽也又曰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故天運當以日明此言天之運人之命俱以陽為本也仙經云陰氣一分不盡則不仙陽氣一分不盡則不成生非陽主生陰主死歟伏羲作易首制一畫此元陽之祖也文王衍易六十四卦皆以陽喻君子陰喻小人此言陽之德也乾之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言陽為發育之首也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此言陰長宜憂也自古聖人莫不喜陽而惡陰今天下用藥者反是是欲使秋冬作生長之令春夏為肅殺之時乎則亦不思夫天人之故也已

### 乙癸同源論

古稱乙癸同源腎肝同治其說維何蓋火分君相君火者居乎上而主靜相火者處乎下而主動君火惟一心主是也相火有二乃腎與肝腎應北方壬癸於卦為坎於象為龍龍潛海底龍起而火隨之肝應東方甲乙於卦為震於象為雷雷藏澤中雷起而火隨之澤也海也莫非水也莫非下也故曰乙癸同源東方之木無虛不可補補腎即所以補肝北方之水無是不可瀉瀉肝即所以瀉腎至于春升龍不現則雷無聲及其秋降雷未收則龍不藏但使龍歸海底必無迅發之雷但使雷藏澤中必無飛騰之龍故曰腎肝同治余於是而申其說焉東方者天地之春也勾萌甲折氣滿乾坤在人為怒怒則氣上而居七情之升在天為風風則氣鼓而為百病之長怒而補之將逆而有壅絕之憂風而補之將滿而有腹悶之患矣北方者天地之冬也草黃木落六字肅條在人為恐恐則氣下而居七情之降在天為寒寒則氣慘而為萬象之衰恐而瀉之將怯而有顛仆之虞寒而瀉之將空而有涸竭之患矣然水既無虛又言補肝者肝氣不可犯肝血自當養也血不足者濡之水之屬也壯水之源木賴以榮水既無寔又言瀉腎者腎陰不可虧而腎氣不可亢也氣有餘者伐之木之屬也伐木之幹水賴以安夫一瀉氣血攸分即瀉即補水木同府總之相火易上身中所苦瀉水所以降氣補水所以制火氣即火火即氣同物而異名也故知氣有餘便是火者愈知乙癸同源之說矣

### 辨治大法論

病不辨則無以治治不辨則無以痊辨之之法陰陽寒熱藏府氣血表裡標本先後虛實緩急七者而已陰陽者病

在於陰母犯其陽病在於陽母犯其陰謂陰血為病不犯陽氣之藥陽旺則陰轉虧也陽氣為病不犯陰血之藥陰盛則陽轉敗也寒熱者熱病當察其源寔則瀉以苦寒鹹寒虛則治以甘寒酸寒大虛則用甘溫蓋甘溫能除大熱也寒病當察其源外寒則辛熱辛溫以散之中寒則甘溫以益之大寒則辛熱以佐之也藏腑者經曰五藏者藏精而不瀉者也故有補無瀉者其常也受邪則瀉其邪非瀉藏也六腑者傳導化物糟粕者也邪客者可攻中病即已毋過用也氣血者氣寔則宜降宜清氣虛則宜溫宜補血虛則熱補心肝脾腎兼以清涼血寔則涼輕者消之重者行之更有因氣病而及血者先治其氣因血病而及氣者先治其血表裡者病在於表毋攻於裡恐表邪乘虛陷入於裏也病在於裡毋虛其表恐汗多亡陽也標本先後者受病為本見證為標五虛為本五邪為標如腹脹因於濕者其來必速當利水除濕則脹自止是標急於本先治其標若因脾虛漸成脹滿夜劇晝靜當補脾陰夜靜晝劇當補腎陽是本急於標先治其本虛寔者虛證如家貧室丙空虛銖銖累積非旦夕間事故無速法是證如寇盜在家開門急逐賊去即安故無緩法

能縱橫跌宕是守株待兔耳司命云乎哉

以上諸法舉一為例餘可類推皆道其常也或證有變端法無二致是在圓机者神而明之書家有言曰學書先定規矩然後縱橫跌宕惟變所通此亦醫家之規矩也若不

苦欲補瀉論

夫五臟之苦欲補焉乃用藥第一義也不明乎此不足以言醫如肝苦急食甘以緩之肝為將軍之官其性燥  
 安之即寬解也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故蘇條達木之劑東垣曰以辛補之  
 以收芳虛則補之脾主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  
 藥之屬虛則補之脾主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故有芒硝之鹹寒治其和熱緩其躁急也  
 甘瀉之煩勞則虛而心熱參耆之甘溫虛則補之以下交於腎為補妙道也  
 喜燥溼則不能健運白朮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後橋作甘甘生以甘補之  
 斯因矣連苦瀉之虛則補之甘草益氣大脾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順氣變則逆消則達  
 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肺主上焦其收故肅故喜以辛瀉之  
 清其收飲以上焦虛則補之上見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腎本潤是故宜燥宜知母之辛以潤之  
 無以稱作強之賦四氣遇淫數即軟遇寒以苦補之堅即補之微苦宜虛則補之  
 則堅五味得鹹即軟得苦即堅故宜黃藥以苦補之地黃之微苦宜虛則補之精無必為補宜地黃山茱萸

達其性則苦。遂其性則欲。本藏所惡。即名為濕。本藏所喜。即名為補。苦欲既明。而五味更當詳審。水曰潤下。潤下作鹹。火曰炎上。炎上作苦。水曰曲直。曲直作酸。金曰從革。從革作辛。土爰稼穡。稼穡作甘。苦者直行而泄。辛者橫行而散。酸者束而收。鹹者止而軟。堅甘之一味。可上可下。土位居中。而兼五行也。淡之一味。五臟無歸。專入太陽而利小便也。善用藥者。不廢準繩。亦不囿於準繩。如熱應寒療。投寒而火熱反生。寒應熱治。進熱而沉寒轉甚。此喜攻增氣之害也。治寒有法。當益心陽。治熱有權。宜滋腎水。此求本化源之妙也。益心之陽。寒亦通行。強腎之陰。熱之猶可。此變化通神之法也。知此數者。其於苦欲補濕。無膠固之失矣。

### 行方智圓心小膽大論

孫思邈之祝醫者曰。行欲方而智欲圓。心欲小而胆欲大。嗟乎。醫之神良。盡於此矣。宅心醞謹。舉動安和。言無輕吐。目無亂觀。忌心勿起。貪念罔生。毋忽貧賤。毋憚疲勞。檢醫典而精求。對疾苦而悲憫。如是者。謂之行方。稟賦有厚薄。年歲有老少。身形有肥瘦。性情有緩急。境地有貴賤。風氣有柔強。天時有寒熱。晝夜有輕重。氣色有吉凶。聲音有高下。受病有久新。運氣有太過不及。知常知變。能神能明。如是者。謂之智圓。望聞問切。宜詳補瀉寒溫。須辨當急。當急人命至重。實報難逃。一旦差訛。永劫莫贖。烏容不慎。如是者。謂之心小。補即補而瀉即瀉。熱斯熱而寒斯寒。抵當承氣。時用回春。姜附理中。恒投起死。析理詳明。勿持兩可。如是者。謂之胆大。四者似分而寔合也。世未有詳謹之士。執成法以傷人。靈變之人。敗名節以損己。行方者智必圓也。心小則惟懼或失。胆大則約如其證。或大攻。或大補。似乎胆大。不知不如是。則病不解。是胆大適所以行其小心也。故心小胆大者。合而成智圓。心小胆大智圓者。合而成行方也。世皆疑方則有碍乎圓。小則有妨乎大。故表而出之。